

都市职场中，金刚不坏的坚硬外壳下，哪个女人没有一颗受伤的心？
What you are you do not see, what you see is your shadow

在寂寞与孤独的 川流上



寐语者
〇 著

在寂寞的川流上

寐语者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寐语者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在寂与寞的川流上 / 寐语者著. --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5

ISBN 978-7-5470-0980-2

I. ①在… II. ①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9094号



神龙创意出品
时尚悦读新空间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 × 234mm

字数：349千字

印张：18

出版时间：2010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统筹：路金波 瞿宏斌

总策划：孙杨（神威）

责任编辑：李春杰

特约编辑：冀南溪（三月）

装帧设计：棱角

ISBN 978-7-5470-0980-2

定价：29.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23284627

传真：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在格子间里谈恋爱才是正经事

文/孙杨（神龙创意出版总策划）

都说成熟女人是不肯相信爱的。她们想，也许自己不够成熟。

细高跟，姐妹淘，爱名牌，爱时尚，爱自己，研究美食、巧克力、咖啡和鸡尾酒……

看似时尚的背后，都市职场中，金刚不坏的坚硬外壳下哪个女人没有一颗受伤的心？

她们的生活不是小资，是寂寞。

有这么一段感情，生长在她们内心深处。

她们像一只只离群索居的粉红猫，充满了谜和诱惑。

在1030都市右声道中，你将会与这一系列的女主角们，相遇在一个又一个4平方米左右的格子间，跟随着她们的视线、她们的感情，去体会其中的辛酸苦辣和柔情蜜意。

这里没有钩心斗角、跌宕起伏的TVB八点档狗血电视剧式故事，却有着《天龙八部》里的玲珑棋阵，身边的楚河汉界、走卒车马，职场上每天发生的故事只会比武侠小说更夸张。

这里也没有刻意放大的职场潜规则，有的是一帮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白领女人，做着一份不高不低的工作，拿着一份不多不少的薪水，经历着职场的跌宕起伏，有苦、有累、有压力，更重要的是有着温情和对爱情的向往。

这是一系列关于写字楼里格子间女子所演奏的关于爱的变奏曲，1030代表的是她们的生活状态，10：30am真正进入工作状态，常常加班到10：30pm，以及她们10：30pm以后的生活。

约翰·格雷在《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里这样写道：“男人和女人就像是来自不同的星球，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感情需要，按不同的思维方式思考。”

情感世界是如此，叱咤风云的职场又何尝不是如此？

相较于都市男人在事业上越成功在意志上越独立，都市女人在事业上越成功在情感

上就越依赖，所以她们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冰冷的格子间、电脑桌，更不是坚硬的OL盔甲，而是一片温柔地。

在那里，爱情之花尽情绽放，等爱的狐狸还在默默坚守着信仰的仪式。

只是谈恋爱，对于职业白领来说是忙里偷闲；好归宿，对于都市女子来说，是可遇不可求。

日复一日的朝九晚五，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的感情？

当她们踩着细高跟、穿着名牌套装往返于CBD的时候，会有多少人了解下班后她们推开自己那间小小出租房时的心情？

她们外表光鲜，却生活在城市基层；

她们相信爱情的同时，也相信自己遇不见那个人了；

她们逢人三分笑，而眼泪只留给自己；

她们相亲，其实是为了别人的期待和眼光；

她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这些故事中，有她也有你。

或许会有那么一瞬，在你合上每一本书时，都会潸然泪下，为小说中的她们、更为生活中的自己一声叹息。

只是，生活还是在继续，工作还是要加油，感情还是在追求……看似平凡的背后，也许正有一场浪漫等着你去邂逅，也许有那么一个人在许愿树下等了你好五百年。

神龙创意出版愿通过“1030都市右声道”，与你一起谈生活、谈职场、谈感情。

第一章 / 1

这钢筋水泥筑起的摩天堡垒，似乎并不那么坚固。

第二章 / 7

他喜欢这样的弱肉强食，只有强者才有资格跟随他的脚步。

第三章 / 14

信任，这两个字像振翅盘旋的美丽蜂鸟，在我耳边嗡嗡飞舞。

第四章 / 20

恒星般的人物，只能有一个。

第五章 / 26

我被一种名叫自尊的东西，噓得无地自容。

第六章 / 34

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可能，也许会给我不一样的起点，不一样的路。

第七章 / 44

是不是在他眼里，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以价值为衡量标杆？

第八章 / 49

这压力，让我稍稍好受一点，至少冲淡了穆彦的阴影。

第九章 / 54

被一个男性欣赏，总是愉悦的事，不用因为他是上司而敏感回避。

第十章 / 62

在这不大不小的两层楼里，就像布下了一个玲珑棋局。

第十一章 / 73

女性受到的最大敌视不是来自男性，而恰恰来自同性。

第十二章 / 82

旁人将我看成什么人，并不取决于我怎么做，只取决于他们愿意怎样看。

第十三章 / 89

这样的压力我无法体会，只有这失落难过，是与他相通的。

第十四章 / 93

我只想安分守己做好分内工作，从不想牵涉利害是非。

第十五章 / 98

幸运的是我遇到机遇，遇到肯折腾我、打磨我的人。

第十六章 / 104

人醉了，是不是有些话就可以当做没有说过？

第十七章 / 115

从他们的反应，我确信他们不约而同回避着什么。

第十八章 / 123

并没有隔开多少时光，却惊觉彼时与此时，样样都不同了。

第十九章 / 131

假如一早知道她的“心计”导致的结果，她还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

第二十章 / 138

可是穆彦，你不一样，你的每一句话我都在意。

第二十一章 / 148

假如可以暂时抛开工作关系，不知道我能不能算作一个最起码的朋友。

第二十二章 / 156

两个人的转变看上去都不动声色，但我知道，这齐心协力来得太不容易。

第二十三章 / 164

我无意中错过了璀璨处的那片灯火，错过了一个人。

第二十四章 / 183

不管面临什么，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同舟共济的一个整体。

第二十五章 / 192

我眼里的“船长”只有一个。

第二十六章 / 200

我最想说的是，谢谢你，说声谢谢是多简单的事，我却一直没有对他说过。

第二十七章 / 208

这么高调的捧场，无非是在暗示——跟着我，有肉吃。

第二十八章 / 219

该说再见了，张了嘴，声音却不知忘在哪里。

第二十九章 / 227

有些话，在想说想问的时候，没有说没有问，也就失去再开口的动力。

第三十章 / 242

他问我是否做好准备，愿意披甲上阵，做又一个金刚女战将。

第三十一章 / 256

要放弃，要牺牲，岂是仅仅一个“爱”字就能解决。

第三十二章 / 262

在寂与寞的川流上，我曾走过一段属于我的时光。

1030都市右声道——寐语者的格子间新语 / 273



这钢筋水泥筑起的摩天堡垒， 似乎并不那么坚固

一双男性的手抚过我的肩膀，顺着背脊慢慢滑下。温暖的掌心摩挲肌肤时，带起阵阵酥麻。

他阳刚紧实的身躯压下来，突如其来的重量令我胸口窒住，喘不过气。

我想看清这是谁，想挣脱这沉重，却又舍不得这温暖。

犹豫中，我伸出手，试图触摸，试图接近……他却重重将我推开。

我失去重心，轻飘飘浮在半空，无处着落。

被推开的一刻，我惊慌、难堪又愤怒。

恍惚间看清他的脸——“穆彦！”

一场噩梦。

我睁大眼睛，张开嘴深呼吸。

光线钻过窗帘缝隙，映上天花板，远处汽车声高一声低一声传来，天已经亮了。

从床上坐起来，魂不守舍，三魂七魄有一半还在梦里。

初夏天气已热起来，睡出一身汗，我昏昏沉沉走进浴室。

冲完凉，我一边往脸上涂抹一层层的护肤品，一边走到沙发边，伸脚推了推睡得四爪朝天的虎斑猫，在它柔滑皮毛上揩干脚上的水。

“威震天，起床。”

威震天伸懒腰打个哈欠，继续睡，不理我。

冰箱里周五买的面包已经硬得不能吃。自从方云晓那重色轻友的女人抛下我，和男友搬出去同居后，这屋里已经很久没出现冒热气的早餐了。

听见开冰箱门的声音，威震天终于踱过来，哼哼着提醒我它的饭点儿到了。

伺候好它老人家，我匆忙出门。

要命的星期一，雨下得淅淅沥沥，等了很久才抢到出租车，一路心急火燎赶到公司大楼，顾不得OL形象，跳下车拔足飞奔。

刚跑上台阶，身后刷的一声有车停下，差点把地上的积水溅到我身上。

回头看见那部黑色A8停稳，副驾上下来的美女从头到脚妩媚精致，像个芭比娃娃。

“安澜，早！”她对我扬脸一笑。

“早啊，孟绮。”我也灿笑。

我们并肩走向电梯，她夸我的裙子漂亮，我赞她的发型好看，亲密融洽得就像最好的朋友。

电梯从负二层升上来，里边已站了不少人。

人丛里，我一眼就看见了穆彦。

在任何地方，他都是闪闪醒目的存在。

孟绮和他说早安，他有风度地点了下头，笑容仅限于礼节，目光掠过我，没有停留。

我站到一旁，贴着冰凉的电梯壁，一言不发。

电梯徐徐上升，心随着楼层数字一下下跳动。昨夜梦境浮出，在这密闭狭窄的空间里，无论看向哪儿，眼角的余光都不可避免地会扫到他。

扫到他光亮如镜的鞋尖、菱形袖扣、领带上交织的斜纹。

我感觉到被注视的压迫感，抬起眼，恰与穆彦视线相撞——他在看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想，这时候出于下级对上级的礼貌，应该笑一下。

只是微笑还未匆促展开，他已经开口：“安澜，例会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的。”

不单我错愕，孟绮也露出诧异表情。

穆彦笑了笑，显然他今天心情不错，否则很难一大早就在他脸上看见笑容。

灯光将他睫毛的阴影延伸到眼窝。不笑的时候，他有张线条锐利的脸，即使锋芒咄咄的眼神也难掩盖这张本身就很好看的脸。

电梯逐层有人下，过了20层后只剩我、穆彦和孟绮三个人，在这令人忐忑不安的安静里，电梯终于停在了25层。

我迈出去，下雨天进进出出的人将电梯口踩得湿答答的，细高跟鞋一下子踩滑了……仓促间我无意识地抓住身旁的穆彦，重心不稳地靠在了他身上。

穆彦扶住我，伸手挡住电梯门，一言不发，待我站稳了他才放开。

“安澜，小心点。”孟绮笑意微妙。

我向穆彦道了声谢，心里困窘地知道，这一绊，看上去太有预谋，像极了女下属勾引男上司早已用滥的招数。

虽不是故意，却依然心虚——那个梦，在他扶住我的一刹浮现眼前，一簇看不

见的火星乱溅。

穆彦若无其事地笑了笑。

电梯门徐徐合上，他的笑脸在那条窄缝后隐去。他的笑容像一束阳光，照进来后便一晃而失。

电梯继续上升，抵达公司大楼的顶层。

独占整个26层做独立办公区的，是穆彦管理的庞大营销系统。

看着亮起的数字26，我反应过来——今天是星期一，总部的新任命应该就在今天发布。

从营销总监升任副总经理，真是一个好消息，难怪他心情不错。

好险，差一分钟迟到。

刚进入行政部办公区，就撞见了最不想撞见的人——我的顶头上司苏雯。

苏雯一向讨厌迟到，更讨厌打擦边球，有时她会一早守在前台，用冷冰冰的眼神看着我们赶着最后一两分钟冲进来，当时间一到，她就露出笑容，满意地清点迟到名单。

看她走过来，我有点不自在，低头装做忙碌的样子。

她在我桌旁驻足，语音平板地说：“9点的经理例会要提前，我们部门的例会推迟到10点。你通知其他人，上午不要安排外出。”

“知道了。”我点点头，抬眼看见她的背影有点不同寻常的紧绷。

每周一的经理例会都是9点，雷打不动，今天却说提前就提前了。

我忙叫行政助理把第一会议室准备好，刚开了电脑，连喝口水的工夫也没有，前台就说门禁系统有问题，紧接着网管又反馈故障，电话响个不停……一大早就这么多事，顿时头大。

忙碌中路过第一会议室，看见副总在主持会议，没见到总经理纪远尧的身影，好像也没看见穆彦和营销部门的人，我有点诧异。

这时走廊尽头小会议室的那扇门被推开，总经理秘书叶静走出来对我招了招手，说：“小安，给这里拿只杯子。”

我刚想问什么杯子，叶静已掩上了门。

那是总经理室旁边的专用小会议室，纪远尧专用，其他会议室都是一色的玻璃墙，只有这间除外。既然叶静在那里，显然纪总也在。

我琢磨着今天的反常，到茶水间找了个纸杯，敲开小会议的们。

门一开，就听见咳嗽声。

是纪远尧在低声咳嗽。

叶静接过杯子，拆开一包药粉，到饮水机那儿接热水。

屋里除了纪总，还坐着穆彦和企划、市场、销售部门的三个经理。

穆彦背对门口，坐姿倨傲，纹丝不动，其他人表情凝重。

纪总低着头，握拳挡在唇边，还在咳嗽。

看他咳成那个样子，我犹豫了下，小声问：“您需要润喉糖吗？我有罗汉果糖。”

屋里的人都抬眼朝我看来，穆彦也回头，扫来冷淡的一眼。

纪远尧咳了两下，说：“不用，谢谢。”

他清瘦的脸颊面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银色细边眼镜后的一双眼睛虽然显得十分疲惫，却仍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感，让我不敢久盯着他看。

隐约听说过纪总这段时间身体不是太好，没想到病得这样厉害，很难相信平日那么有力量的一个人，突然间如此憔悴。

他从叶静手里接过杯子，喝下褐色的药水，眉头皱了一下。

叶静的目光投向我，我意识到，这个时候该退出去了，杵在门口实在是无趣。

回到座位，我发了会儿呆，心里不安，总觉得今天公司的氛围透着古怪。

电脑屏幕上邮件窗口弹出，提示有总部发出的人事通知。

点开，扫了一眼，我猛然从椅子上坐直起来。

醒目的黑体字撞进眼里，语句简单，含义清晰。

我却懵了。

第一反应想着是不是消息发错，给别处分公司的通知误传到这里。

“任命程奕为副总经理。”

谁是程奕？

怎么会是程奕？

难道不是穆彦吗？

前前后后写的那些套话，我没看进去，只盯着电脑屏幕上陌生的名字，一头雾水。

三个月前，分管营销的副总经理调离，职位空缺出来，大家都很有数，这是高层在给少壮派腾出位置。

公司太需要像纪远尧、穆彦这样的人，需要依靠他们的强悍进攻手段打破这些年保守策略下进退两难的局面，将这巨兽一样的公司从泥潭里拖出来，驱使它抖擞振奋，摆脱束缚在身上的层层泥浆。

不到28岁的穆彦，毫无疑问将是接任副总的最佳人选。

论资历，他是和纪远尧一起筹建这分公司的元老；论才干，他在公司内部和业界都享有同样赞誉，挖他跳槽的猎头公司前仆后继；论实力，他虽然还在营销总监的位置上，却早已拥有副总经理的实际权限。

谁能想到，总部在这个时候，来了这样一条人事任命。

程奕，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名字，一个毫无来由的陌生人，就这么从天而降。

这对公司意味着什么，我猜不到。

这对穆彦而言呢，我不敢猜。

盯久了电脑屏幕上的字，眼睛刺痛。

关了邮件窗口，我抓着鼠标一下下无意识地点着，想起早上电梯里穆彦的表情，应该没有提前知道这消息，连他这当事人也被瞒得密不透风……

没来由地，我感到一股寒冷从脚底爬起。

会议室没多久就散了会，苏雯回来时依然步履匆匆，紧绷的脸上显出刻意的平静。

部门例会上，不知苏雯会如何向我们传达这个消息。

喉咙里干涩得厉害，我拿起杯子，抬头却看见穆彦。

他独自从小会议室出来，穿过走廊，朝中央办公大厅的旋梯走去。

他步伐沉稳，姿态风度一如既往无可挑剔。

我想，不仅我在看他，也许这办公大厅里的每个人都在玩味他的背影。

例会开得很安静，和往常一样刻板的表面下弥漫着刺探的味道。

大家都在看苏雯的脸色，猜她会不会透露一点内幕或表露什么立场。

但苏雯从头到尾没有提这件事。

临到散会，她才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对我说：“新调任的程总今天下午航班到。安澜，你来安排酒店和晚上接风的饭局，把程总的办公室也尽快准备好。”

我怔了下，问：“那接机是我们去，还是让……”

“你去吧，营销那边去不去人，你问穆总。”苏雯若无其事道，“我就不去了，下午和纪总还有个会。”

她就这么干脆地缩了头，把我推出去。

关于程奕是何许人也，苏雯只字未提，或许她自己也是一团迷雾。

会后，我找到总部人力资源部门，那边能给我的只有程奕的手机号码，除此之外什么资料都是“对不起，暂时没有”，连照片也没有，真是史无前例的怪事……只打听到，他是总裁邱先生亲自招进来的，海归背景，职业履历不详。

不管是何方神圣，空降之后等待他的日子，未必阳光灿烂。

在这里，穆彦按职位排不到前三把交椅，但即使副总也要让他三分。

他一手建立的营销团队是公司的王牌，在那支特殊的团队中，他说一不二。

如果不是他太年轻，也许早该坐上副总的位子了，毕竟是他和纪远尧一起打下这片江山。

最初他们两头“拓荒牛”被遣来这里，并不被人看好，如今风水轮流转，这间分公司已是集团旗下风头最盛的一支劲旅，业绩远远超过总部预期。

穆彦和纪远尧，一个攻城掠地，一个运筹帷幄；一个锋芒毕露，一个长袖善舞，在我们看来，这两人不仅是上下级，更是兄弟般的关系。

现在总部毫无预兆地要将纪远尧的一条“臂膀”砍下，装上来历不明的“新肢”，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斯文温和的纪远尧会是这样好相与的人吗？

下了一早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阳光从云层穿透出来，照着落地玻璃窗上的水珠，闪闪发亮。

从25层的落地窗向外看去，水泥丛林高低错落地刺向天空，蜿蜒的道路像河流将城市划分成一个个孤岛，无数的人，无数的车，川流不息，从一个孤岛涌向另一个孤岛。

我向下俯视，目眩心悸，恐高症使脚下产生摇晃的幻觉。

这钢筋水泥筑起的摩天堡垒，似乎并不那么坚固。



他喜欢这样的弱肉强食， 只有强者才有资格跟随他的脚步

今天26层的办公区和往日没什么不一样，即使发生了变故，预感到风浪将至，略微不安的气氛依然动摇不了这里的笃定。

营销系统的三个部门井然有序，每个人都埋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忙碌，迎面过来的人朝我一脸灿笑。

因为穆彦不喜欢看到死气沉沉的面貌，喜欢看到微笑，所以这里的氛围和25层有着微妙差别，少了几分拘谨，多了些随意与张扬。

营销总监的办公室空着，穆彦不知去了哪里，看来他已忘了早上叫我会后来找他的事。

他的助理拉住我，抱怨行政部在一些不着痛痒的琐事上配合不够。

我听得头疼，部门与部门间的协调说着轻松，却总有鸡毛蒜皮扯不完。

站在助理的办公桌旁和她说话时，我的目光不自觉飘移。

隔着一道巴西木排成的绿植屏风，后面营销总监的办公室拉起了一半百叶帘，空落落的转椅朝向一侧，桌面上东西堆积如山，却并不显得凌乱。

从里面往外看，可将助理这个座位上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那时候他也是这样不经意地审视我，看我笨拙忙乱，看我走神发呆……

这曾是我的第一张办公桌，是个能照见上午阳光、能俯瞰夜色街景的小小角落。

当初就在一墙之隔的会议室里，我接受穆彦的面试。

那时的穆彦比现在还要盛气凌人。

作为应届毕业生的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应聘企划助理的，那个平平常常的岗位也要求两年以上工作经历。

幸运的是，我在4A广告公司的实习经历让人力资源部门开了绿灯，破例给了我一次笔试的机会，考试结果令人满意，初次面试也给HR留下了不错印象。

我信心满满地来过最后一关，接受营销总监的面试，却出乎意料地受到刁难。

穆彦看了我在实习中做过的方案、文案，听了我对应聘岗位的见解，只给了四个字的评价：纸上谈兵。

他毫不掩饰对新人的看低，直言说，他不喜欢经验为零的应届毕业生，要想进入他的团队，必须从最基础的助理做起，再到一线销售，一步步接受锻炼。

薪水不会一来就优厚，工作量却是同类职位的两倍。

我咬牙答应了。

其实当时的我已经得到另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职位，薪水和起点比这里高出不少。同学都以为我是向往这个公司光鲜的名头，宁肯放弃设计专业，降到最低起点，也非要削尖脑袋挤进来。

他们不知道，其实我选择这里的真正原因，是我想成为穆彦这样的人。

那个时候，他在我眼中就是精英的代名词，是我向往的高山。

这份助理的工作，一做就是半年多。

美其名曰助理，其实就是杂工，基本上什么七零八落的琐事都要做，没有分内分外的差别。

穆彦是个工作狂，忙起来加班到凌晨3点，我也跟着一起加班；他半年不休假，我也彻底忘记周末的概念。

手机24小时开机，日志簿每天记得密密麻麻，办公桌上的即时贴一张叠一张；永远觉得睡不够，早上起床好比一次酷刑……然而一旦投入到工作中，又像打了鸡血，什么牢骚都忘记了，完成一个小任务就雀跃不已，得到上司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再无怨言。

我以为助理这份工作做得不错，正打算用心做下去，却被穆彦不置可否地调去做销售。

那是最挣扎苦闷的一段时间。

一开始茫然，然后磕磕绊绊，最后狼狈不堪，几次动了放弃的念头，只为不肯认输，强顶着心力交瘁的压力一天天磨日子，磨到崩溃，我才终于承认了选择这条职业道路是错误的决定。

我提出辞职，却得到一个调去行政部的通告。

究竟为什么下不了离开的决心，为什么愿意做一份毫无兴趣的工作，现在已经忘了，总之是留在了公司，做着和最初梦想越来越远的工作，一丝不苟，按部就班，半年后小升一级做了主管。

而我从前的竞争对手孟绮，就要升到销售部副经理了。

好友方云晓说：“你这是稳打稳扎，一步步走自己的路，这样的工作也不错。”

她真好心，不惜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安慰我。

不过我也慢慢同意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至少是平平稳稳的，薪水可供我与威震天有鱼有肉的生活，有闲钱买漂亮衣服，有假期短途旅游，这就是一个小白领的幸